嘉祐二年省试锁院欧梅唱和研究

李丁 阳静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是嘉祐二年省试锁院唱和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唱和作品中体现出了浓厚的时代文学风尚。锁院中的欧梅唱和受到诗人乐观心态的影响，有着“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的基调，为欧梅二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慰藉；从唱和过程来看，锁院唱和中的欧阳修凸显出一定的主盟意识，而在其引导下梅尧臣逐渐以唱和的向心化裨补了身份上的边缘化；从唱和诗文本来看，欧梅二人作品中调笑戏谑的幽默精神以及体裁与语言的创新则体现着宋诗的新质。

关键词：锁院唱和；欧阳修；梅尧臣；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Research on the Poetry Exchanges between Ouyang Xiu and Mei Yaochen during the Confined Examination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Jiayou Era

Li Ding, Yang Jing

Guangxi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Ouyang Xiu and Mei Yaochen we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poetry exchanges during the confined examination (Suoyuan)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Jiayou era. As leaders of the poetry and prose innovation movem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ir exchanged works embodied the strong literary trends of the era. Influenced by the poets' optimistic mindset, the poetry exchanges between Ouyang and Mei in the confined setting had an underlying tone of "dispelling stagnation and forgetting fatigue," providing them with powerful spiritual so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change process, Ouyang Xiu demonstrated a certain sense of leading the alliance, while Mei Yaochen, under his guidance, gradually compensated for his marginalized status through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poetry exchanges. Examining the texts of the exchanged poems, the humorous spirit characterized by teasing and jest,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in genre and language found in the works of Ouyang and Mei, reveal the new qualities of Song poetry.

Keywords: Confined examination poetry exchanges; Ouyang Xiu; Mei Yaochen; Northern song poetry and prose innovation movement

DOI: 10.62639/sspeet01.20260201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写到：“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1]1938 虽然《礼部唱和诗》今已亡佚，但欧梅二人的锁院唱和诗却被其阑入各自的别集之中。嘉祐二年省试锁院唱和时欧梅已形成各自成熟的创作风格，此次唱和活动是欧梅二人交往的典型事件，其中产出的唱和诗亦是反映其心态与创作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而欧梅二人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人物，锁院唱和中欧梅的互动与创作又集中反映着北宋诗文革新的进程。

一、“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的唱和基调

“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则是诗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为笑乐。”[1]597 嘉祐二年锁院是欧梅二人在历尽波折后获得的难得共处时光，同时从时代背景看，欧阳修重回禁署，借贡举擢才以及唱和的机会令其感到自豪与欣喜，对于梅尧臣而言参与锁院唱和又是与京城名宦的交往机会，在这种背景下，锁院唱和中的欧梅流露出积极乐观的心态：

岂无樽酒当佳节，况有朋欢慰病颜。（《再和》）[2]1303

支离多病叹衰颜，赖得群居一笑欢。（《戏书》）[2]1323

欧阳修的锁院唱和诗善用对比，衰颜多病所带来的忧愁被群居生活之乐冲散，闲暇时的笑语燕谈缓解了枯燥考官生活的乏味。

而锁院唱和中梅尧臣的乐观心态则更为特殊，呈现出罕见的阶段性特征。据欧阳修所言，梅诗“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1]612，在锁院唱和时梅尧臣脱离了“穷而后工”的客观创作条件，使其诗歌的一贯情感有所变化：

五公雄笔厕其间，愧似丘陵拟泰山。

岂意来嘲饭颗句，忙中唯此是偷闲。（《和

（稿件编号：EET-26-1-91002）

作者简介：李丁（2001-），男，山东临沂人，广西大学文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阳静（1977-），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公仪龙图戏勉》）[3]923

梅尧臣用李白《戏赠杜甫》的典故，充满自嘲意味的表达消解了瘦与苦，同时揭示出梅尧臣锁院唱和诗的情感特质：忙里偷闲的诗歌创作活动成为了诗人消解考官工作疲惫的游戏方式，其蕴含的情感色彩转变为一种流露着快意与自适的乐情表达。

梅尧臣在锁院唱和中的乐情多表现为日常生活的自适：

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傍。（《尝茶和公仪》）[3]929

吾物吾乡不须念，太官常膳有肥羊。（《琴高鱼和公仪》）[3]929

这些作品不少表现出其口腹之快。梅尧臣尤爱食鱼，其家乡宣城产鱼，下辖的泾县是琴高鱼的产区，这种水产滋味正是江南文化赋予梅尧臣味蕾的原始印记，鱼肉故味极大满足了他的食欲；[4]146-450 而在锁院中面对琴高鱼时，梅尧臣却因流连锁院中提供的羊肉而不复念鱼味，这与其《和杨秘校得糟鲌》中所言“淮浦霜鳞更腴美，谁怜按酒敌庖羊”[3]109 形成鲜明对比。葛立方曾言：“余谓鱼始二寸已就烹，鱼之穷也。寒士又从而食之，其穷抑甚。”[5]618 此间的鱼在对比下仿佛附带上了“穷”的底色，意味着在锁院中梅尧臣收获了比食鱼更快意的体验。

另外，锁院唱和时乐观的心态使得欧梅二人在创作时无论面对何种情境，总能将变换诗歌的情感色彩，达到“宣其底滞”的效果：

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自古荐贤为报国，幸依精识士称公。（《答王禹玉见赠》）[2]1345

思归有梦同谁说，强意题诗只自宽。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和永叔内翰》）[3]926

欧阳修的锁院唱和诗虽然多见其衰病的自我塑形，但这些作品往往并不传达着“不以己悲”的心绪与笑对白发的心态；而面对“思归有梦”的处境，梅尧臣选择“强意题诗”，并转而想到拔擢举子因以变喜。在这些诗歌中不难看出即便面对附带哀伤色彩的景与事，欧梅亦能找到排忧的方式，通过转移关注点、自我宽慰等方式使自己重新回到欢愉状态。

从唱和方式而言，“忘其倦怠”的基调赋予了锁院中的欧梅唱和呈现出回环往复动态的方式，这种方式下的唱和往往不是单向的一唱一和，而是唱和双方在循环往复的唱和中形成的一组诗意相关而又曲折发展的组诗。[6]22“忆鹤思白兔”“莫饮酒”“戏答持烛之句”等主题均是欧梅二人回环往复动态唱和的代表，唱和的规模与诗歌的意趣在不断的唱和中得以变化发展，呈现出单个主题下无限的创作可能。

锁院唱和中的欧梅与另一位参与者王珪形成了鲜明对比。王诗既有“杯盘冷落留芳草，帘幕阴沉听乱莺”[7]5982 的阴冷氛围书写，也有封闭生活所赋予之“偶向东楼望春色，归心不觉到天涯”[7]5972 的愁绪直陈。王珪所代表的西昆派因蹈袭李商隐诗中典雅华丽的风格，也继承了其无题诗中不可名状的愁绪，从而在诗歌中体现着一股哀怨的气息；而在欧梅的诗学观念中，唱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慰藉，是“握手以为笑乐”进而传递乐观心态的有效途径。这种诗学思想将创作诗歌这一私人的抒情活动拓展为群体性的社交活动，正应儒家诗教中“诗可以群”的观念。

二、欧阳修引导下的梅尧臣“以诗向心”唱和实践

在嘉祐二年省试锁院唱和活动中，欧阳修有着一定的主盟意识。在洛阳钱幕任职时欧阳修多以唱和参与者的面貌出现，遭贬外放的唱和之作则多存于书信往来中，在嘉祐元年回朝后，欧阳修凭借深厚的文学造诣与崇高的政治地位在北宋唱和文学圈中走向主导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阳修在唱和中阐发了关于群居生活之乐、吟咏文字之趣的主张，并于锁院结束后将唱和诗结集编序。对梅尧臣来说，点检试卷官的在身份上与其他五位锁院唱和的参与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政治身份角度而言其无疑处于本次锁院唱和活动的边缘位置，而其能够参与唱和并成为其中“赓唱最多”者，除了得益于自身的唱和经验积累外同样离不开身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加以引导。在欧阳修的引导下，梅尧臣凭借唱和消弭了身份的边缘性，转而逐步趋向锁院唱和的中心。

欧阳修有不少关于群际生活与唱和本事的提及都是在与梅尧臣的唱和中提出的。如“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2]1334“莫嫌来往传诗句，不尔须当泥酒壶”[2]1349，在这种环境下，正是有欧阳修着意的引导，群居的日常物质生活转变为了唱和吟诗的精神生活，众人的身份由考官转变为唱和者，形成了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创作活动。而针对欧阳修关于唱和的提及引导，梅尧臣也在不少篇章中做出了“厌此劳苦不喜出，唯有文字时能为”[3]926“老大莫将文字困，为公牵强不胜疲”[3]933 的回应。在二人的互动往来中，针对不同主题的唱和内容，欧梅总能将唱和本事引入文本，这既是宋诗文字化、才学化的一种体现，同时凝聚着欧梅二人对于此次锁院唱和活动的重视。

除了在不同主题的唱和中或多或少对唱和本事进行提及，欧阳修引导下的梅尧臣唱和实践也显著见于特定的唱和活动中。一是以“春雪”为主题的唱和活动：

逗晓风声恶，褰帘雪势斜。
应怜未归客，故勒欲开花。
病思寒添睡，春愁梦在家。
谁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欧阳修《春雪》）[2]1318

欧阳修极擅写雪，在其先前所作的《咏雪》《雪》诗中他发扬了唐人杜韩写火的禁体物手法，在唐代禁体物诗与苏轼的“白战体”中架起了桥梁。[8]62 在《春雪》创作完成后，欧阳修与韩绛对赌云“明日圣俞若无诗，修输一杯酒。”[3]928 而正是在欧阳修这一激将法后梅尧臣创作了和诗：

二月狂风雪，寒威晓更加。
省闱轻妒粉，苑树暗添花。
有梦皆蝴蝶，逢袍只绽麻。
冻吟谁料我，相与赌流霞。（梅尧臣《二月五日雪》）[3]928

这首诗以写白雪为主题，却将诗歌的意境延伸到流霞上，形成了由冷色调向暖色调的转换。此外这首诗的颈联韵脚使用“麻”字，《王直方诗话》记载：“圣俞在礼部考校时，《和欧公春雪诗》云‘有梦皆蝴蝶，逢袍只绽麻。’诸人不复措手，盖韵恶而能用事如此可贵也。”[9]61“诸人不复措手”的情景意味着此次唱和在欧阳修的引导与梅尧臣的回应中走向成功。

另一次则是以题咏“刑部竹”为主题的唱和活动。欧阳修《归田录》中回忆“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1]1938 欧阳修曾以韩愈、孟郊以譬自己与梅尧臣，可见此番“效孟郊体”的刑部竹诗带有引导梅尧臣唱和的意识；另一方面，欧梅二人在庆历七年有《拟孟郊体秋怀》《依韵和欧阳永叔秋怀拟孟郊体见寄二首》的唱和往来，因此锁院中的“刑部竹”主题唱和亦是欧梅二人唱和活动的一种延续。

在一些唱和活动中梅尧臣的向心化更为明显。“忆鹤思白兔”主题的唱和原是由梅挚唱首欧阳修和之，后却又由梅尧臣和以《和永叔内翰思白兔答忆鹤杂言》，欧梅二人再有《戏答圣俞》《和永叔内翰戏答》。梅尧臣的和作中“须防舞姝见客笑”的调笑戏谑在意绪上已大异前作，在这次活动中梅尧臣经和诗成为重点参与对象，实现了身份上的向心化。

在嘉祐二年省试锁院唱和活动中，欧阳修对于唱和的引导得到了诗友梅尧臣的积极响应，而梅尧臣也在唱和中逐步以创作上的向心化取代身份地位上的边缘化，欧梅二人在锁院唱和中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推动二人的唱和互动历程走向新的时期，同时使得锁院唱和活动成为了宋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交往事件。

三、欧梅锁院唱和与宋诗新质

（一）调笑与戏谑的幽默精神

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锁院中欧梅的唱和诗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增加了调笑戏谑的内容；调笑戏谑标志着北宋诗坛新的审美力量的崛起——诗歌创作渐趋成为展现才学、满足诗人心理的独特机制。

在锁院唱和中，善写衰病的欧阳修将白发这一元素作为其诗歌调笑戏谑的内容之一。他写“须防舞姝见客笑，白发苍颜君自照”[2]1315，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调侃梅尧臣的衰老；虽然在此处是言他之语，但也不乏自嘲之意。同时，欧阳修在锁院唱和中也常在白发之“白”上作文章，在“忆鹤思白兔”主题创作中其言“君家白鹤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谁将赠两翁，谓此二物皎洁胜琼瑶”[2]1312，在“赠白鹇”主题创作中亦有“梅公怜我髭如雪，赠以双禽意有云”[2]1342，动物之毛与两翁白发色彩一般，虽染霜雪却更显高洁，欧阳修以此自喻既见其幽默的诗心，也体现出对衰老之态的一种消解，显示出诗人的乐观与豁达。

除白鹤与白鹇之外，欧阳修在形容自身的衰病形象时也找到了不常见的喻体：

中年病多昏两眸，夜视曾不如鹈鹕。（《答梅圣俞莫登楼》）[2]1306

身遭锁闭如鹦鹉，病识阴晴似鹡鸰。（《和圣俞春雨》）[2]1334

鹈鹕、鹦鹉与鹡鸰均是脱离传统诗学审美范畴的滑稽物象，欧阳修着意借其形象自我调侃，塑造出偏离传统美感的充满戏谑自嘲的世俗诗歌风貌。[10]161 这种戏谑之语与鄙陋物象的选用在根柢上与梅尧臣善于“审丑”的诗学旨趣相契合，体现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初期宋诗生活化、细节化的创作倾向；而将自我形象与丑陋物象相结合，足见欧阳修于自身创作实践中将宋诗的生活化与细节化倾向进一步拓展。

梅诗中不乏对调笑戏谑的回应。在欧阳修调侃其“白发苍颜君自照”后，梅尧臣作《和永叔内翰戏答》：

从他舞姝笑我老，笑终是喜不是恶。
固胜兔子固胜鹤，四蹄扑握长啄啄。
任看色与月光混，只欲走飞情意薄。[3]928

梅尧臣抓住“笑终是喜不是恶”为自己的老态开脱，并在下一句关照“忆鹤思白兔”主题，认为舞姝之笑胜过动物“只欲走飞情意薄”，将调笑气氛扩展到新的层面。在“谢鹇”主题的唱和中，梅尧臣同样通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使诗歌的言说对象变成了白鹇：“曾不令尔渴，曾不令尔饥”“公初待尔厚，鹇兮知不知”[3]934 这些语言仿佛诗人在训斥白鹇一般，言说方式使此诗趣味十足，将白鹇不识公恩之事以令人一笑的形式呈现出来。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唱和已由单纯的文本反馈发展为诗人间的互动交往活动，锁院唱和所强调的写生活也为唱和者提供了抒发日常感受的新路径。欧阳修在《礼部唱和诗序》中言：“古者《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1]597，他以《诗经》为例论述锁院唱和同样“肆而不放，乐而不流”的独特意义。锁院唱和中所传递的调笑戏谑精神深化了诗坛领袖关于文学交往的体认，助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发展。

（二）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创新

宋诗的一大特点是使用散文笔法入诗而又简而有法，这种形式层面特点呈现发轫于欧梅的创作实践中。在体裁方面，欧梅锁院唱和的最大特点在于创作了一批杂言古诗，这些作品句式多变，具有古意：

月光临静夜，雪色凌清晨。

二物于此时，莹无一点纤埃尘。

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诗老诗思添清新。（《戏答圣俞》）[1]1315

或被偷开两家笼，纵此二物令逍遥。

兔奔沧海却入明月窟，鹤飞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

索然两衰翁，何以慰无憀。

纤腰绿鬓既非老者事，玉山沧海一去何由招。（《《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1]1312

在《戏答圣俞》中由五言到七言再到九言，单句字数层层累加，体现出一种有致的错落感，诗歌的线索也随诗歌节奏的规律变化线性演进；而在《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中，句式由七言变为九言、十一言，然后陡转为两个五言句，接着又回到两个九言句，这种奇峭突兀的句式安排使诗歌读来跌宕起伏。

梅尧臣的杂言古诗在拟古方面更见功力，如《放鸮》以四言为主，其中“洋洋”是《诗经》的常见语汇，“噫兮”则多见于汉乐府诗；还有一些诗句如“风吹莫苦急，游子叹日昃”“人生若朝菌，不饮奈老何”[3]933，在语言与主旨上都与《古诗十九首》类似。这种与北宋口语不相合的张力没有雕琢迹象而气韵悠长，形成了淡而有味的艺术效果。

欧阳修的锁院唱和诗则显得通俗浅豁，与他倡导的散文化、议论化笔调一致：

死生寿夭无足道，百年长短才几时。但饮酒，莫作诗，子其听我言非痴。（《答圣俞莫饮酒》）[2]1309

岂非主人恩，报效尔宜思。主人今白发，把酒无翠眉。（《和梅龙图公仪谢鹅》）[2]1339

这些诗句读来通俗易懂，全无诗歌文体的跳跃性，文字的意脉贯通极类散文。欧阳修使用了“无足”“才几”“岂非”这些虚词，使诗歌的情感转折十分自然；同时“子”“我”“尔”人称代词的使用拉进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将诗人之语直接展露在诗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欧诗贯彻着他“以文为诗”的创作理念，于平淡的笔调与议论性语言中体现宋诗新质，正应方东树评价其：“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11]276

欧梅也未忽视诗歌语言的求工。欧阳修在锁院唱和活动中极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字的张力：

忆昨怀君诏，章台听暮钟。（《喜定号》）[7]5952

衡鉴惭叨选，英豪此所钟。（《喜定号和禹玉内翰》）[2]1361

谁教言语如鹦鹉，便著金笼密锁关。（《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3]922

待得归时花在否，春禽檐际已关关。（《再和》）[2]1303

在《喜定号和禹玉内翰》中，欧阳修易原“钟”字名词“钟声”之义为动词“钟爱”之义，完成了词类属性意义的转换；而在“登东楼”主题的唱和中，梅尧臣原诗“关”取其名词本义，欧阳修则用《关雎》之典，将“关”用作拟声词，将诗意由锁院中的登东楼延伸至归家后的想象中。依托韵字意义的变化使文字多义性的张力在唱和中得以发挥，这正是宋代“以才学为诗”的体现。

梅尧臣则更善于对诗歌字句进行锤炼，以求形成新警的表达效果：

重门虽锁春风入，先坼桃花后李花。（《感李花》）[3]929

力撦顽石方逢玉，尽拔寒沙始见金。（《较艺和王禹玉内翰》）[3]930

陆游称梅诗“置字如大禹之铸鼎”[3]1164。“锁”与“坼”形成鲜明的对比，赋予春风强劲的生命力；较艺则以比喻手法写举子应试过程，“撦”与“拔”将士子刻苦学习生动地表达出来。这些诗句中所用动词的发出者与承受者各不相同，却都彰显了梅尧臣于语言上求工的创作取向。

四、结语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件，嘉祐二年省试锁院唱和活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欧梅作为这次唱和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唱和作品体现出浓厚的宋代文学风尚与宋诗新质。欧阳修在《礼部唱和诗序》中称这批作品“岂徒如此而止也，览者其必有取焉”[1]597，证明在其意识中锁院唱和的实质附着宋诗新风的趋尚内核。尽管在省试锁院结束后考官唱和之事招来落榜士子的攻击，导致“礼闱不复敢作诗”，但其依旧影响了元祐二年同文馆唱和、元祐三年试院唱和等活动，所蕴含的文学交往方式与审美理想对于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北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北宋）欧阳修著，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笺注．欧阳修诗编年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北宋）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朱新亮．梅尧臣诗歌研究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5]（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 [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吴大顺．欧梅唱和论 [D]．广西师范大学，2001.
[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
[9]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孙宗英．欧阳修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11]（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